

# 真理的火花

美赫巴巴

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

作者： 美赫巴巴  
翻译： 田心  
美工： 炬池  
网站： [www.meherbaba.cn](http://www.meherbaba.cn)  
开本： 850 x 1168 1/32  
字数： 25 千字  
张数： 47 页  
版次： 2024 年 06 月 12 日

# 目 录

从虚假中解放 .....	1
过去与现在 .....	3
真理个体 .....	4
神的市场 .....	11
神圣工作秘密 .....	14
真正的灵性 .....	17
灵魂的性质 .....	20
超越认识 .....	23
生活意义 .....	26
真正自由与创造 .....	29
印象的交换 .....	34
奇迹 .....	38
美赫巴巴箴言 .....	41



# 从虚假中解放

真理与当前的组织化宗教毫不相干。它远远超出宗教的局限和教条。真理只是意味着放弃摩耶，即从虚假中解放出来。虚假通过淫欲，嗔怒和贪婪等束缚表现自身。谁都可以追求真理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之。这里没有种姓或偏见的限制。你越是思虑虚假，烦恼就越大，伴随的恐惧也越大。

这些恐惧和忧虑是什么？是你头脑的废物。摩耶或幻相极其强大，能够战胜和俘虏伟大的英雄。因此，战胜愚昧势力才是真正的英雄所面临的真正任务，这些英雄极为罕见。对物质主义生活不感兴趣的人，要么成为最大的罪人，要么成为灵性生活中的真正导师。大师是其时代对物质主义生活最不感兴趣者。是灵性世界的英雄。

要寻找真理，它将给予你永恒的喜悦和真正的知识。那时你还将能够提升他人，救他们脱离世间纠葛。要让你的心保持安静稳定。不要屈从于欲望；而是要努力控制之。不能控制口舌的人则不能控制头脑。不能控制头脑的人则不能控制行为。不能控制行为的人则不能控制自我。不能控制自我的人则不能获得无限大我。

放弃虚假生活不是指身体自杀。而是指没有私念地活着。是指邀请完全无私的生活或活着的死亡。放弃虚假生活意味着一切念头、欲望、以至我心的死亡。人可以死去一千次；却依然如旧，束缚于生死之轮。

一旦你向一位至师臣服，他就不得不履行对你的责任。这是他无法逃避的。对你的唯一要求是不受限和不动摇的信心。那将使他能够履行对你的责任。所以，把你的古鲁看作你的上帝。怀着全部的信心臣服他，怀着不移的爱服务他。

证悟真理的大师在此是为了给予。下降是为了责任。他乃灵性力量的源泉；纯净灵性之水如江河从这个源头流出。无论谁需要并渴望之，都可以带来器皿，装满知识和喜悦，各得其所。即使是成千上万个无我工作者的无私奉献，也远远抵不上一个成道者能够对人类所做的贡献。一个人证悟了神，便获得了服务的权力。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，以至对宇宙的赐福。神的恩典给灵魂赋予人身；大师的恩典则解除其生死循环。

大师的恩典难以理解。你若以暂时伤痛，取得永久治愈，那么你的表面伤害行为，实则祝福。同理，你若以暂时治愈，造成永久伤痛，那么你的表面善良行为，实则诅咒。为病人切开脓疮，造成疼痛的医生，最初可能被当作敌人。但不洁物清除，疾病治愈后，他会得到更充分的欣赏，被视为朋友。所以，大师对求道者施以严格训练，以清除罪恶，排除欲望，消灭印象时，最初也会被当作敌人。但求道者通过大师的恩典，体验与神圣至爱合一的喜悦时，也会把他视为朋友。在表面与真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。当然，一个人应该去找至师。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一个不完美的导师，如同让一个疯子手握利刀坐在你的胸口。

## 过去与现在

对大我的证悟，不应与对神圣主题的理解混为一谈。杰出的智力训练使人成为哲学家、诗人、科学家或艺术家。但大我证悟无疑是那些拼命追求上帝者的特权。

正统派，无论是印度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琐罗亚斯德教、佛教，还是别的教派，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可容忍，也只是在群众发展的早期，因为它保存了传统留下的某些积极价值。但它必须有辨别性，不可退化为政治。当正统派否定来自别处的灵性光明时，不可避免地将自己降为一具无灵魂的身体，导致分裂性的无知、冲突和误解。

对以往伟大化身的忠诚，以及对传统知识的单纯占有，不是唯一必要的。这可能会维护你作为某个宗教和文化单位的个体性，让你成为某个不可忽略的政治因素。但在灵性领域，却使你一文不值，如一棵没有生命液的树。

当前，世界上有三个因素阻挠着真正灵性的实现：（1）每一个组织化宗教的教会，拿过去做交易，在调整自己适应时代和环境之前，去争夺每一寸地盘；（2）知识分子欺骗自己，认为已尽了本分，单单从纯理性的角度谈论该话题，就足以让整个造物界和造物主感激涕零；（3）大众对圣人和灵性的迷信与功利态度。总是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接近圣人。

我乃是来给每个人赋予对灵性价值和真理的新认识的。该真理不受限制，不能囚禁于任何教条派别或宗教信仰。你们要在我来临期间，继承这个不断更新的广阔真理。

## 真理个体

永恒真理有三个方面——大知、大能和至乐。对这个三重神性或真理的证悟，是求道者的目标。走行动之道者成为圣雄，获永恒能力。追求智慧者获永恒知识。行爱之道者获永恒喜悦。但在道路终端，都必须来到全部真理方面的整一不分，尽管道路也许不同。到达目标者，即真理个体。

爱之道最快。可把求道者被唤醒的爱，比作身体的食欲。食欲由食物念头所跟随，继而是获取食物，找厨师帮助，最后是实现吃饭。同理，灵性爱也由对神的想念所跟随，这依次带来对神的渴望，获得真理个体的帮助，最后是对神的实现。也就是继承永恒极乐。是道路上所有大小喜乐的实现。

爱之道不给中途暂停或休息留下空间。把求道者不可避免地带向真理个体，并通过他再带向真理本身。这种爱让一个人忘记自己和世界，随之带来对神圣存在的醉人瞥见，伴有次第上升的喜悦。哈菲兹等苏非诗人将它比作美酒。神爱和酒对正统宗教信条皆陌生。一个超越信条，一个受信条禁止。它们皆令人陶醉和健忘。不同的是，酒引向自忘，神爱引向自知。

真理个体在每一个人里看见自己。安住于不二。同样的水，放入颜色不同的瓶子，会呈现不同的颜色：一个绿，一个黄，另一个红。差别只在表面颜色；水乃同样。同理，在形形色色的形体中，知道者也看见同一个我。无知的儿童可能会跟镜中的影像吵架。成年人则知道那是他自己的形象，而没有这种束缚性的冲动。大师也同样摆脱了束缚性的二元冲动。

循序渐进地，大师把弟子领向不受限制的真理。太过匆忙，就有弟子脱离肉身或者成为玛居卜的危险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，弟子的我心会被过早歼灭。人人都需要个别对待，好比身体的不同部位失调，需要根据紊乱性质具体治疗。特别治疗使不同部位恢复正常健康功能。这样才能一起和谐地服务于共同的目的。一切的个体都可以说是普遍的真理生命不同部位，每一个都需要特别对待。

在正统宗教的世俗阶段，以及内在道路的早期阶段，根据不同的道路，有不同的有益规则。但求道者从最开始就应知道，在终极觉照里没有任何规则。单靠遵守规则也无法达到终极觉照。这必须完全留给成道大师的恩典。被接纳为徒的弟子的心，好比车轮，大多数时间只朝一个方向转。这主要是在解开已积累的印象倾向。没有大师的求道者的心，则类似钟表的摆轮。通常是朝两个方向运动；有时解绕印象倾向，但也经常缠绕。

但要人心最终背离世间诱惑，是极其罕见的。为把你从顺利愉快的梦里唤醒，必须有可怕之物，比如老虎，出现在梦中。同理，在沉浸于尘世者的生活中，也必须发生可怕可厌的事情，他们才会幻想破灭，反转心的方向。这种逆向最先表现为逐渐地超脱身体。

肉体不过是人所吃的食物。身体吸收对健身有用的那部分食物；将无用的部分丢弃。被丢弃的和被吸收的同是食物。人既然不在乎被排泄的食物，何故不同样地漠视成为身体的被吸收食物？何故对身体死后被丢弃时落泪？

毕竟，当身体服务于灵魂的目的时，它是灵魂的一种食物。但它不再有用时，就作为不再服务于目的的东西被灵魂丢弃。为身体失去而哀号，毫无用处——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别人失去身体。灵魂脱离一个身体，可在需要时采用另一个。食物只要有益身体健康，就受欢迎。若有毒，对身体有危险，就应避开。身体只要对精神有用，对它理应重视。若不能服务于该目的，哀哭它的失去，纯属软弱无知。

身体根据不可更改的自然法则是可灭的。那为何在它消亡时哭泣烦恼？灵魂不受死亡影响。你是灵魂，不是身体。但也不应轻视身体；企图结束身体更是最大的灵性错误。灵魂只有在肉身才有成道的机会。就

连天神们都渴望在人间获得一个肉身。不适当地照料身体，或者因浅薄烦恼和假想痛苦而结束之，乃是十足的愚蠢行为。不过，虽然应该照顾身体，却不应该对它执著娇纵或受它支配。

当一个人背向世界，面向神时，他可能会听见甜美音乐，闻见奇香或看见光球。常常在光球里看见自己大师的形象，向他揭示神圣的荣耀与完美。这种光球的精美光辉令求道者陶醉迷茫，以至于不再寻求，完全专注于这些光球。这种光球是真实的。不是梦或幻觉。但这只是漫长道路的第一个阶段。不应把它误作目标——成为无边无形的真理海洋。

看看你自身的影子。它似乎离你那么近。它连着你。你却抓不住也跑不过它。你可以跟随自己的影子，直到世界末日；但它总是躲避你，略微超过你。通过我心去寻神，好比企图超越自己的影子。那不可能做到，不是因为神遥不可及，而是因为你永远不能以假获真。神比你的影子离你还要近。事实上，他不仅在你之内，而且就是你的本我。但你却一直得不到他，因为你是通过我心追求他，这使他难以捉摸。成神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容易。要想见神证神，我心必须死去。

陷于世界幻相的人，好比掺杂着矿砂的金子。在他背离世界的同时，身上的不纯也逐渐涤除，直到最后变成不含杂质的纯金。他再度回到世界上，好比有意识地接受污秽。这就是他为什么受苦。不过，他知道自己是真金，而非渣滓。这种知识支撑着他。在世间的工作一完成，他便再次进入无限纯洁状态。即使在工作期间，他也只让渣滓成为随穿随脱的外罩，而不与之混同。真正困难的过程，是将大我真金与幻相合金分离的第一次上升。

即便置身第六层面，依然是在幻相里。在第六层面的行者，体验到一切万物皆产生于神（Hameh Az Oost），还体验到神是一切万物（HamehOost）。此乃直接看见宇宙从神本身流溢之体验。但不可把这种“神是万物”体验，与“我是神”体验混为一谈。这种无上体验只会于心离开时到来。正如身体感觉中枢所给予的知识各种各样，超感官认知和启示所给予的体验也各种各样。但要获得真理，就必须在灵魂最终融入无限之门槛上，将这些超感官认知的道具全部抛弃，像身体感觉中

枢的普通认知那样。对神的真正体验只发生在人与神完全地结合，以至于没有任何分离的可能，更无实际分别的时候。

在心蜕变成真理的最后上升阶段，一般来说，浊、精、心三界从意识范围内全部消失。在极少数情况下，真理证悟可与灵魂体验三重世界同时到来。在这种极罕见情况中，对三重世界的体验本身，可以说成为“我是神”之真理证悟意识的容器。如果真理个体在成道之前，拥有广泛的世界意识，会比拥有较狭窄世界意识者，对幻相存在之内的相对事物施加更大的控制。他还享受更大的权威，在已成为他神圣工作领域的整个三界行使能力。但这些只是罕见和例外情况。这里，从个体世界经验的素材中，骤然出现对无限真理的超越体验，因为不二真理毕竟是被认识的二元的顶点。

但一般来讲，在证悟真理之前，对三界的意识全部消失。随着我心的瓦解，意识搁置于“无”，结果是有限我没有了继承者。但这个在大无意识中被证悟的真理开始肯定自身时，它是作为“我是神”状态到来的。在融入中，灵魂丧失了一切个体性；但在肯定中，又被赋予神圣和无限的真理个体性。真理化身获得对宇宙身体的完全控制，大师可借助它，同一个时间在不同地方用肉身出现，即时回应信神者的痛苦求救。这个身体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进行工作。

在成道之后下降，对真理个体不是愉快的前进。他总是不情愿再度降入二元幻相。这意味着莫大牺牲和莫大痛苦。但有时他确实来了，完全是为了履行拯救其他个体的灵性使命。他的使命所采取的具体形式，取决于他降临其间的时代和环境。从无边真理海洋降入相对虚幻存在，对他自己毫无利益可得。但在这种下降中，他也不会失去丝毫的灵性成就。这时他将两类知识集于一身：一体知识和相对知识。

降入虚幻二元世界的真理个体被称作“库特博”——字面意思是“中心”。至师成为宇宙的中心。他发现自己成为整个宇宙不停地围着转动的唯一绝对不变点。宇宙好比磨坊，证悟真理的大师就像中心磨针。如卡比尔所言，谁都逃避不了宇宙磨坊里的不停粉碎。唯有大师不受宇宙事件所损伤，尽管他位于宇宙中心。每一个真理化身都位于中心；但中

心只有一个。每一个真理化身都有其明确身份。该身份核心成为真理化身的具体神圣个体核心，又不模糊或限制他同无所不包的真理的一体性。

### 神圣阶层的工作

整个宇宙皆成为成道大师的身体。那些不知其真正地位或作用者，可能错误地把他当作他们肉眼所见的肉身。这个肉身仅仅是大师寓居的无数身体之一。他与这个身体的联系，丝毫不比他与宇宙中其他身体的联系更重要。至师生活于一切万物，与一切万物感同身受。因此能够英明公正地协调灵性阶层的一切神圣工作。

了解大师的宇宙身体同其他身体的关系很重要。浊体是精体的一种反映，是精体的精确对应。也可以说精是浊的一种气体印象。这种印象以极精微的形式存在于心体或心。心体好像一个明灿火花。当获得超心真理的灵魂再回来时，他们采用以宇宙身体为媒介的宇宙心。克利须那向阿朱那示现的，就是这个宇宙身体。它（也被称作摩诃卡拉那-夏里亚）比其它任何事物都更细微。它包含着所存在的一切身体，遍及宇宙。

大师的宇宙身体实际上包含着一切的世界和整个造物界。它们都在他之内。它们都在每一个灵魂之内。但由于愚昧，并不是每一个灵魂都意识到这一点。很难相信大山、森林、城镇、乃至星球和世界皆在内里，但的确如此。看得见这些庞然大物的肉眼并不大。看大山不需要巨眼。原因是眼虽小，看的灵魂却比它所见之物都更广大。事实上，它大得把它们都囊括于自身。而这只有在内在心眼逆转时，才清楚明朗。

真正看的不是肉眼；而是通过肉眼看的心眼。听的也不是肉耳；而是通过肉耳听的心。这个与眼巧妙相连的心，通常是外向的，朝外看并受所见之物束缚。当这个心眼反转时，宇宙消失；心本身成为真理。这个真理心若是再转向宇宙，便知道自己渗透并将整个宇宙囊括于它的宇宙身体。

通过宇宙身体，证悟真理的大师实际上发现自己在每一个心和身里。把最大的罪人提升到最大的圣人层面，对于他并非难事。让风筝在天空自由飞翔的放风筝者，手中掌握着风筝线头，能够任意地将风筝拉下或升高。同理，至师也对万物的灵性进化拥有全部控制。

假设成道大师高兴把某个普通人提升到第一层面的意识。他唯一要做的是利用宇宙身体的无限能量，将后者的精倾向拉向第一层面。这种对陷于浊界的心做工作，把它从难舍束缚中解放，并不比外科医生做解剖更令人愉快。切除发炎阑尾的过程本身，对于医生说不上是件乐事。但他耐心不懈地履行职责，是因为他知道这对患者的身体健康有必要。大师也同样必须施行灵性手术，运用无穷的技巧、知识、能力和耐心，解脱灵魂的纠葛。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，纯粹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完全是为了接受其恩典者的真正利益和幸福。

上升的灵魂可能会经历许多精神痛苦。大师与他感同身受，并且知道自己也在弟子里面。因此，大师本人不能逃避求道灵魂上升中所涉及痛苦。不过，他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中，都由无限的成道喜悦所支持，一刻也不会中止。他所利用的，是他的无限知识、能力和爱。他不利用极乐；在充满尖锐的精神和灵性痛苦的所有努力中，极乐是他可依靠和求助的储备库。

虽然成道大师随时可自由使用宇宙身体的无限能力，他却不总是施展奇迹，也不诉诸超常的行为方式。原因是制定法律者自身不能做违犯法律者。神为宇宙制定了一定的法则。它们由日月星辰和一切众生所遵守。对于成道者，这些法则不构成约束。但他们却尊重并遵守这些神定的法则，因为他们已与神合一。严格地说，违犯法则这种事情并不存在。所谓奇迹不过是对未知能力和力量的利用，这些能力和力量按照自身的法则运作。大师们确实经常施奇迹，但纯粹是为了灵性目的。他们这么做的时候，并不抛开宇宙的灵性法则。大师高于一切法则。然而，即便他们的超凡成就，也是基于永恒的真理法则。

整个宇宙及其一切法则，都服从于至高无上的真理法则。该法则一直通过非人格的神以及灵性阶层被管理着。对于肤浅的旁观者，宇宙间似乎没有真理的统治。但真理确实统治，并且不停不衰地统治。即使无足轻重的商业公司和其它公私机构，也都有自身的法则，离开法则不能运作。宇宙更是如此。这个广大的宇宙，以及其中各式各样的事件，都受制于某个自我验证的律则。有时候，似乎真诚劳动无果，好人受苦受难，

恶人荣华富贵。但这一切要么是对现实的片面观点，要么是判断外衣下的幻相。

对一个能够全面无遮地看待事物者，在一切大的小的、个人的集体的事件中，真理的统治是一个不可挑战的明白事实。可用不同方式把真理的统治描述为神的律则，公义法则，或者羯磨律。根据具体的智力立场所提供的视角或局限观点，它会被视作因果律，或者神爱法则。但重要的事实是，无论心智以什么方式理解它，这个真理法则都无可挑战地存在着。它是至高无上和自我验证的能力，永远可靠并无法抗拒地在宇宙中统治着，没有例外。古今知者都宣示了这个真理法则的统治。它既客观无情地运行，又通过大师及其特使之神圣阶层有意识的工作。

成道的大师们虽然生活在以宇宙身体为基地的宇宙心，却不忽视神圣计划的执行所要求的协调和组织工作。他们对世界的计划远远地提前制定，有时候是在执行之前的数世纪。他们生活于永恒，视野囊括了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他们是神通过时间中各种事件的演变，完成自我实现之过程的监护者。

至师们的合作组织工作，表现为灵性阶层的作用。同至高上帝一体的大师们，将神圣意志和冲动传递给高级灵魂，也就是心界的摩诃瑜伽行者或辟尔。高级灵魂接收源自无边真理的冲动，从心界将它传递给精界的控制者。这在浊界可能会显现为很多自然剧变，比如地震、火山爆发、洪水、地球和海底构造变化。也可能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动乱，比如人类历史上的帝国兴衰、战争、瘟疫、生死、灾难等重大事件。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件，都受制于至师通过特使在不同世界释放与实施的神圣计划。

在浊界显而易见的原因，来自于精界的骚动。精界骚动的原因，来自于心界的指挥。心界的指令，完全起源于神的意志本身——它由与神自觉合一的大师所释放。因此大师间接地负责着神圣计划的执行。他们利用无限能力和认识，在所有的三界里推进该计划。他们的工作在阿瓦塔时期尤其得到加速与协调。在这个时期，作为神圣阶层驱动力的阿瓦塔，在给人类灵性推动的神圣工作中，承担起主要指挥角色。

# 神的市場

提供成道的市場是不存在的。即使有人提供這種證悟，顧客也會極少。世人深陷愚昧，沒有能力估量靈性真理的價值。然而，大師們一次次試圖用大眾所理解的语言，幫助摸索笨拙的人類；降到他們的層面，也只能傳遞一部分對該真理的瞥見。儘管如此，在大多數情況下，連對這種賜予，那些愚昧深重者也无動于衷。通常的世俗思想和感情習慣，已使他們的心頑固不化。

世人大多欣賞不了真正重要事物的價值。即使在那些欣賞者里面，大部分人也無法從中獲益。可以用一個故事說明。有個信神者，敬拜神多年後，心中升起新的渴望——證悟真理之神。他變得騷動不安，想即刻獲得這種至高體驗。一天碰巧有位聖哲到村里訪問，信神者畢恭畢敬地走來，對聖哲說，“我曾去各地朝聖；也拜訪過不少的聖人，尋求幫助和祝福。但這個願望遠未滿足。我等得夠久的了。今日向您完全臣服，希望會從您這裡獲得光明和幫助。”

他言語無比真誠，並相信自己真的准备好接受最高靈性體驗，却不知相差甚遠，不知道自己在要什麼。因此，為了讓他明白他實際上需要更進一步的準備，聖哲從長袍中取出一塊看似大理石的珍貴寶石。遞給他，“拿上這塊石頭，去市場換五磅蔬菜。”信徒不知寶石的真正價值，把它當作普通的大理石。出于無知，他遲疑不決，認為去做一件注定要失敗的事，只會是白費力氣。不過，當聖哲要他別介入個人的想法，只需按要求去做時，他決定去試試。

听他說想用一塊石頭換五磅蔬菜，人人都笑話他的非分之想。不過，有一個人覺得給孩子做玩具倒也不错。但只出了四磅菜的價。信徒返回，

对圣哲讲了发生的一切。后者听完却要他再去，换五磅糖果。

他肩负新差来到市场，又遭大家耻笑。但有个想给戒指镶块宝石，又买不起真宝石的人，感到这虽说只是块大理石，也许可作为假宝石镶在戒指上。所以同意交换，但出价只有四磅糖果。信徒再次返回，向圣哲汇报了第二次买石经过。

现在圣哲则要他去找个金匠，卖一百卢比。他第三次来到市场，又被人笑话。不过，有个金匠心想这或许是块真宝石，但只出价九十卢比。信徒的耐心到了极限。三次尝试皆告失败。因此要求圣哲收回石头，因为他不可能满足后者的要求。

然而，圣哲却要他找个珠宝商试试，要价一千卢比。他便拿着石头去见珠宝商。后者立刻认出这确实是块值钱的宝石，知道其真实价值不会下两万卢比。认为百年不遇的机会来了，要利用利用这个对珠宝一窍不通的外行。在贪婪无厌的驱使下，珠宝商仅仅出了八百卢比的价格，从而丢掉了一桩好生意。

至此信徒彻底失去耐心。扔掉石头，对圣哲说，“我找您是为了证得最高真理，与神合一，不是被迫一再做徒劳无益的差使。要么把我渴望的东西给我，要么让我回到原来的生活。”圣哲回答，“没有不懈的耐心，就别想达到与神合一。你连这种普通的考验都受不了，根本别指望承受真正求道者必须对付的严峻考验。你最好还是回到世间。但你离开前，我要你总结一下，从四次卖宝石的经历中，你学到了什么？”

圣哲接着说，“出价四磅蔬菜的交易者，就像对永恒上帝一无所知的大众。他们想都想不到，自己有一天必须拥有这个无价之宝。仅仅出价四磅糖果的交易者，类似于认真或有思想的人。他们有时候意识到其生活方式需要改变，却满足于用另一个假物来取代已厌倦的假物。对拥有真正的东西并不坚决。他们想要的只是某些改变，因为对现实生活不满。

出价九十卢比的金匠，就像一个知道有更高的生活并想得到之，却缺少足够的决心做真正努力的求道者。而知道宝石的真正价值，却只出八百卢比的珠宝商，就像一个知道永恒生活的真正价值，却不想付出真价去获得的高级灵魂。不愿放弃分别的自我生活，却提出做很多别的根

本不够最低标准的事情，想以此欺骗大师。”

圣哲最后说，“而你，我亲爱的，就像那些拒绝吸取经验教训的不幸者。在连续几次的差使中，你有充足的机会注意到，随着你找的人越来越识货，对石头的估价也越来越高。你却坚持当初的观点，认为它毫无价值。甚而在绝望中竟然扔掉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你需要更多的阅历，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中学习。有足够经历后再来找我。”

有能力欣赏灵性生活的真正价值的人极少。即使在这些罕见者中，多数人因性情使然，继续让琐碎的考虑左右自己。错过把认识到的重要价值融入生活的机会。他们所做的至多只是高谈阔论或著书立说，或者作为愉快的消磨时光方式，对这些价值进行思索。不付诸实践的价值则不是价值。仅仅在脑子里思虑价值的概念，此概念就恰如其它的纯粹智力概念——玩物而已。

花费在纯粹思考、谈论或写作上的能量，就像火车头的汽笛冒出的蒸汽。它弄出声音，甚至有趣，却不能驱动机车，哪怕一寸。无论多少汽笛声都推动不了火车。必须明智地利用蒸汽，以便让它实际把火车开到目的地。所以说圣哲们都总是强调实践而非理论。这尤其适用于那些想认识并证悟神的人。

## 神圣工作秘密

生活时常呈现令常人费解的秘密。似乎充满无法解答的问题。无序混乱显然是世界法则；事件似乎不公平而无意义。即使信神者也会困惑，信心摇摆。但这纯粹是缺乏耐心和真见。我们拥抱无知，看不到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皆充满重大意义。神的方式不可挑战，无法抗拒，尽管也许神秘莫测。神在世间的工作秘密，有时候连高道也不能真正理解。

可用一则圣人故事说明。一天，圣人遇见一位天使，提出跟随他云游世间，以了解神的一些秘密工作。天使立刻准许，让他仔细观察。但也规定了严格条件，说：“你只可观察我的行为，但不可在任何时间，以任何方式，要我对自身行为给予解释。神的方式，你是无法判断和明白的。你伴随我期间，对我所做的一切，即使不理解，也不得问缘由。”圣人保证只观察，不提问纠缠，即便心中生疑。因此，获准随天使同游人间。

一次乘船渡海。船夫因乐意帮助他们，破例未收费。行到海中央，天使从船侧拆下一块板，抛入水中。圣人情不自禁，“这是为何？叫我们都淹死？”天使要他保持安静，勿忘承诺。上岸后，遇见一个阿拉伯青年。天使当场把他杀死。圣人大为不解，脱口问道，“何故扼杀成长中的生命？”天使回答，“我不是说过，你理解不了神的工作吗？别忘守诺，不得提问。”圣人意识到过失，请求原谅。

后来他们来到一座村庄，向村民乞食。却遭到蔑视，粒米未得，又被赶走。到了村外，看见一堵倒塌的墙壁。墙是用于保护村子不受敌人侵犯的。天使走过去，修复了墙壁，花去很多宝贵时间。圣人再也不能控制，问道，“饿着肚子给村民修墙？这些人可是连饭都不给我们。干也是白搭。在村里做活，还会有些报偿，买食物充饥。”对此天使回答，

“你无视只观察和沉默的承诺，又提问题。时候不到，泄露天机是没用的。要理解神的工作，则需要神的伟大和耐心。你试图刺探不可泄露的天机。分手的时候到了。但没关系。分手前，我来对你解释一下我的行为理由。”

接着给圣人解释道，“那位船夫贫穷却虔诚。我拆掉一块船板，是因为我知道，海盗正朝该方向驶来。这个强盗首领四处收集船只，装载赃物。看见新船好船就抢。受损和破船，碰都不碰。我弄掉一大块板子，让船显得不起眼。否则虔诚而贫穷的船夫，就会失去唯一的生计。被我杀掉的那个阿拉伯青年臭名昭著。他若活着，不但会犯下滔天大罪，还会给他虔诚的父母带来巨大痛苦。杀掉他是天意，以免他犯下更多罪行，让父母承受不应得的恶名。至于修墙，你有所不知，一位信神者在墙下埋藏有珍宝，希望留给他儿子。但神意是要他儿子都长大后得到这些珍宝，别人不可得。倘若破墙再倒一些，珍宝就有被村里恶民发现且据为已有的危险。”

“放心，在你有幸观察的事件中，我所做的一切，皆非我自愿主动，我是按照圣父的命令。他的真正伟大，连我们天使也仅仅部分理解。神的方式也许让世人不可思议，但对世界，他的爱没有限量，他的公义无不可靠。”天使说完告别，留下圣人沉思。他决定彻底顺从神意，即便在有限智力不能理解真义时。

视野无遮者，从无法抗拒的真理法则的角度，洞悉生活的真相和全部。无怨而知足地接受生活本身。其所见所证的真理，已经圆满具足。大师们常常对所证真理的价值赞不绝口。对世俗人说，“唯有真理有价。你要抛弃一切虚妄追求，像我们一样，为自己证得真理。没有必要绝望，也没有理由拖延争取真理的努力。”

这就像富人用自身榜样敦促穷人挣钱。在此富人对财富的赞扬无可非议，因为这刺激穷人勤劳致富。同理，大师对成道之无上价值的赞美，也合情合理，因为这激励他人追求最高状态。大师赞美成道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鼓励受束缚和受苦者。世人时常赞美富人。其实不是赞美这些人，而是赞美其财富。同理，世人赞美置身最高真理的大师，实际上不是赞美大师本人，而是他们所拥有的真理。没有理由吝啬其辞。大师本人对

赞美和毁谤，同等安然接受。荣辱不惊。无动于衷。唯一热衷的是帮助人类弃欲证真的神圣责任。

人心意识到习气欲望的役使时，会产生一种要证悟无限状态的新能量和灵性向往。该理想好比微风，与它物碰撞，引发火焰。这种能动创造能量的引发，由意识火焰的上升所象征。因此，很多宗教对火崇拜祈祷。对作为光海的神，也只能通过精进意识之火来获得。

大师不断煽燃灵性渴望之火。此乃对神圣真理的真正崇拜和奉献。大师的工作，因直接抵制世人深受驱使的习气，而对从世俗角度看问题者，显得神秘莫测。神圣工作有时候似乎无情而难解。其意义不为沉湎世间者所理解。

## 真正的灵性

热衷于真正灵性者，必须彻底失去自我意志。必须接受神圣意志，无论它是否符合个人喜好。此乃自我生活的真正死亡。意味着我心不得有任何要求。必须变得无生命，即停止作用。人在氯仿作用下或歇斯底里发作，心也实际停止。但意识却不然。那发生于意识之下。

在药物作用或外力影响下，心停止时，该状态类似于彻忘或无知深眠。在另一个超心的灵性帮助下，心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而停止时，情况则不同。完全有意识地停止时，心转化成超意识，及其对同一大我或实在的真知。

这个万我之我即独一无二真理。不能说它是二的一半，或者三分之一等等，即作为某个系列中的一个单位。也不能说它是二或者多，因为它不容许贯穿二元世界的分别性。不能说它是人格的，也不能说是非人格的。它不受任何属性的限制。然而，就是这个真理或万我之我，通过其各种各样的区别，将自身显现为宇宙。

证悟这个不可言说之超越状态中的真理，是一切灵性努力的终极目标，无论它根据性情倾向或形势需要，采取什么具体的形式。道路虽不同，目标对众生却同样。所有的道路所共同的重要一点是：求道者必须真诚而热忱地听从自身良知或内在高我之光。道路的其它细节，则按个人倾向、态度、禀赋与环境，由他自由选择决定。

道路的实质不在于离开浊世界，去其它世界，这与真正灵性毫不相干。到其它世界，也绝非罕见或特殊情况。每一个灵魂都要在浊界与精界之间活动。精界好比在世间出生之间的等候室。有少数的灵魂进入心界。但如果他们在转世之间的过渡期进入，在那里则会比在精界度过过渡期的灵魂，度过更长时间。不过，即便那些进入心界者，也得回到浊界。

回来时则带着心界的能力。

灵魂在浊界与精界交替生活；罕见情况中，在浊界与心界交替生活。单纯从浊界到精界，甚至到心界，不代表特别的灵性进步。而是相当于回到灵魂降临世间的来处。不应试图进入其它世界，而应从浊界进入前进的意识层面。不要认为精或心界远离浊界。精和心界可以说是世界之内的世界，不受距离的分割。即便在浊界期间，也有可能有意地在其中生活。

灵性层面直接联系着精和心界。人必须在浊身中开始行道，并在浊身中证悟至高真理。层面相应于意识状态的内在变化。在暗中（不知不觉）或者自觉通过这些层面，都是可能的。在浊与精、浊与心界之间的不停循环，未必意味着灵性进步。也不能保证灵性进步。

灵性进步远非单纯的环境改变。而是意识构造和态度本身的根本转化。行道者若睁着眼睛前进，在穿越内在层面时，可能会按所处层面，获得精界体验和能力（即使仍在浊身）。此乃很多瑜伽行者的状态。但他若蒙着眼睛被引领，通过层面时往往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，当然也不会牵连进去。七个层面与灵性的前进意识状态有直接的联系，与精界和心界有间接的联系。

实际穿越层面，则需要真正的灵性。真正的灵性要求对神的真爱。一个人若不能知足无怨地接受神意，就算不上爱神。有个真正的信神者。腰缠万贯，身体健康，声望甚好，生活幸福。但不幸的是，他丧失了全部财富。亲友质问：“你的神在干啥？你咋不求他相助？”爱者答：“愿神意实现。”不让内心平静受扰。接着他又失去妻子。但继续臣服于神意，初衷不改。别人说：“他名声好，所以高兴。”他们感到嫉妒，尽管他已在命运手中失去如此之多。

后来他又患上可怕的疾病，病菌侵入身体，疼痛难忍。躯体变得丑陋可怕，目不忍睹，且奇臭无比，连那些曾趋炎巴结的挚爱亲朋都逐渐疏远。但即便这样，他依然如故，泰然自若，无怨无悔，乐观地接受神意，不屈不挠。这是真正的考验。他通过了。毫无反抗地接受神意，在最残酷的遭遇之下，信心不改。这时别人才把名副其实的他遵奉为爱神者。

完全服从大师的命令，意味着放弃全部质疑。知足地面对生活带来的一切，是弟子对大师的臣服和信爱的真正考验。因无所要求，他的爱真实不变。他怀着不可挑战的平静，面对人生的一切顺逆变迁。

真正的灵性要求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态度。自我中心之意识，把万事万物和整个世界，看作其享受和擅用的潜在领域。试图从自身观点，从存在或其体验范围的一切事物中，撷取意义。某个事物的好坏取决于它对某个自我中心生命的影响。若对该生命或自我毫无影响，则毫无意义。这种从生活中搜集意义的方式，极端虚妄和误导。求索从出发点就被错误看法所毒害。

错误观点必然导致错误结果。把唯一实在看作旨在是纯粹为了其任何一个显现，是不对的。把每一个显现看作是为了唯一的实在，则更明智。这意味着必须彻底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，才能欣赏和认识真理。神不仅是为某一个形体而存在。一切的形体都为了神而存在。神在一切形体里；但其存在的意义，是不能以任何一个形体的角度来衡量或理解的。必须从神或真理的角度，去衡量和认识单独的每一个形体，以及集体的一切形体的意义。离开神，它们本身则无意义。如果完全从其与别的具体形体的关系上，来看待任何事情，它也不能呈现其真正目的或意义。

这是打开一切事物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的钥匙。一切的事物和形体，个体的还是集体的，皆从神那里获取存在与价值。一旦与神分离看待之，任何的形体都失去其意义。更不能给其它（与之进入关系的）事物赋予任何的真正意义或目的。必须用以真理为中心的观点，取代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。只有这样才会有对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真正欣赏。只有这样才会有任何真正的灵性。

## 灵魂的性质

如果一个人从花园回来，你问他，“你去哪儿了？”他通常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，“我去花园了。”他把自己看作自己的肉身，相信自己就是肉身。他用肉眼看见花园，相信花园真实存在；所以能即刻回答有关其行踪的询问。虽然他对答案十分肯定，但他所相信的东西，终极上是不真实的。

人看见一些东西，下结论说它们存在。但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，却依然和我们同在。例如，人的怒、善、爱、妒等，也许不为肉眼所见，但却存在。人用肉眼只能看见另一个人的外部身体。即使 X 光也只能显示身体内部，却不能显示那个人心里的念头、情感和欲望。不过，他虽说看不见这些心理现实，却感受得到——倘若和那个人生活一些时日的话。相处一段时间后，他也许能够判断那个人是嫉妒或是善良等等。一般人对认识别人的这些心理现实，有一定的能力。但这种认识的获得，既不迅速又未必准确，因为它往往主要由外部事物推断而出。

但却有可能发展对心理现实的迅速与准确认识。高道就能够只需眼看，就直接无误地知道另一个人的性格倾向。但这种能力很罕见。

通常，一个人通过跟他人的联系，逐渐积累对其心思的知识。我们想了解另一个人时，不仅想知道他的身体，还想知道他的思想、感情和欲望等心理生活。

人的好奇还不局限于目前。心还常问些有关未来的问题，例如，“明天会发生什么？”对于大多数人，未来是一本密封的书。讲实际的人对预知不感兴趣，只相信亲眼所见。从早到晚，生活中没有什么事件，能让他们寻求直接进入其他的心，或与将来有确切联系的更高感知。

尽管如此，即便在讲实际的普通人生活中，也会发生一些需要关心考察的事情。人睡觉时伸展四肢，闭上眼睛。慢慢忘记周围的一切。但他可能会开始做梦。梦见自己在别处漫游。这些漫游不纯粹是心的幻想，而常常代表灵魂用魂魄体做的实际旅行。这些漫游可能远而广。没有过不去的高山，没有过不去的大海。人醒后回忆起，有时会把这些魂魄体漫游当作梦。魂魄体具有自身的意志和能力。在浊体中做不到的事情，在魂魄体中轻而易举。过一定时间，这些漫游会停止。之后人进入睡眠，此刻什么都体验感觉不到。要得到休息，次日感到清爽，就有必要经过这种彻忘。

一般来说，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体验醒与梦。他在醒中做平凡事情，但对此肯定并充分知道。在梦中他也许做非凡之事，但可能对此模糊不清。罕见的是同时体验醒与梦，比如高道。这时候魂魄体的非凡成就清晰而明确。同理，更高级的灵魂还能够同时体验醒与睡。如果将醒与睡结合，就能在醒中有意识地体验无条件的纯粹酣眠喜悦。

圣人能帮助人一方面将醒与梦结合，一方面将醒与睡结合。通过瑜伽过程也能达到这种结合。然而，彻底的忘我和完全的极乐状态，却是来自灵性大师的礼物。能结合梦与醒者，略微高出不能结合这两个状态者。但他跟普通人一样也在想象领域。

然而，能将醒与睡结合者，则达到真理并成为真理。对于他，世界不存在；存在的一切只有神。如果你问这样一个人，“你去哪儿了？”他会如实地回答，“我一直无处不在，此刻无处不在，将永远无处不在。”他知道自己不同于身体，知道自己乃无处不在的真理。因此，他会从最高体验的观点，绝对肯定地说，他现在和过去总是无处不在。连想都不会想自己曾在花园，因为他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体。这种知识和体验极为罕见。却是生命的最后真理。

大我一从一个微小点出来，便降入幻相，开始世间的旅程。即便高级瑜伽士，及其全部超自然能力，也都受幻相的左右。被内在层面弄得不知所措，成为幻相的牺牲品。恰如意识到大我的影子或投射，却意识不到大我的普通人。但这种瑜伽行者一旦摆脱内在层面的诱惑，就回到

并进入灵魂最初从中出现，并且开始漫长旅行的微小点。他在该状态，体验到整个宇宙从他自身出现。随着成功地超越这个点（通常称作噢姆点），他也完全失去对整个宇宙的意识。对于他，没有形体，只有唯一的实在；没有短暂悲喜，唯有永存极乐。此乃“睡中醒”或“醒中睡”的真相或意义。

被束缚又被解放的过程，充满巨大意义。灵魂跟身体纠缠，又陷入其中。好比一只笼中鹦鹉。在笼外面时，鹦鹉是自由的。却欣赏或享受不了什么是自由。历经笼中囚禁之后，才通过痛苦束缚，欣赏到自由到底为何物。重获自由时才真正享受自由。当灵魂通过大师的恩典，从它即可灭肉身的噩梦束缚中解放出来时，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。

灵魂实乃神。这对那些仍陷于自己是身或心之幻相者，似乎不可思议。怎么把一个，比如正躺在安乐椅上的人，看作是同一个普遍和全能的神圣存在？只要仍受无知支配，灵魂就无法证悟其无限性。尽管如此，灵魂与神一体，依然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。正如睡眠期间灵魂存在，虽然它像平常那样不知道自己存在；同理，灵魂实际上同神一体，尽管它在无知期间意识不到这一点。人的眼睛能看见很多东西，却看不见眼睛本身，除了在映像里。同理，灵魂一般也意识到整个世界，却意识不到自身（除了通过与可灭身体的虚假认同）。

在与真理为一的终极知识里，灵魂知道它自己就是一切。真理乃有。除了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因此，有包括无。这意味着，本身什么都不是的虚妄世界幻相，只能存在于真理，而不外在于真理——即便是作为幻相。宇宙存在却不实，也就是说，它存在于强加在真理上的想象。

## 超越认识

一般人将自己认同于身体。这种自我知识，不同于对自身真性的真正认识。将灵魂等同身体的虚妄自知，前提是全意识。对于真正认识，全意识同样绝不可少。虚妄自知脱离虚妄之后，便成为真正认识。但对于二者（虚妄自知与真正认识），全意识的成熟都是无法逃避的前提。真正的自我认识是贯穿前人类和人类发展阶段的整个造物界的目标。但它只有在人类阶段和人类形体才有可能，因为在前人类形体中，意识尚未充分显现。事实上，即使在纯粹的身体方面，除非在人类形体中，全意识及一切进化印象和倾向出现，否则生命是无法充分认识自己的。不过，任何人，无论灵性地位怎样，都能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方面，并错误地认同于实乃灵魂载体的肉身。

意识在某一个形体所能产生的知识，受制于我心或自我意识的固有印象和倾向。随着这些印象和倾向的发展，意识所能产生的知识也相应增加。在人类形体，意识能够产生对其载体亦即肉身的充分知识。在初期阶段，由于倾向或业相造成的与身体认同，该知识夹杂着谬误。但在意识不全的前人类阶段，即便这种错误的自知也是不可能的。在前人类层面，与肉体的认同是本能的，不是自觉的。

假设将一面镜子与观者视线平行放置。这样观者在镜中连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都看不见。但若以逐渐增大的角度，把镜子绕轴心转过来，观者就能越来越多地看见其形体映射。当镜子垂直，与观者面部平行时，观者就能看到自身形体的整个映像。

在上述比方中，逐渐增大角度地转动镜子，相当于进化意识与增加印象或倾向。由于二者在人类形体都充分发展，观者现在能通过其受限

意识，看到自己身体的映像。尽管如此，受限意识之镜只能完整地反映形体，却不能产生对（已获得意识的）大我的超越认识。对真理面目的认识，仅仅产生于意识彻底摆脱所积累体验的制约印象之后。受限意识只能给予一种知识表象，掺杂着大量的难测幻相。

有印象心的倾向纽结是束缚性无知的真正原因。心的印记归因于以往行为和体验的铭刻。这使得精神无法自由地发挥作用。因此，证悟真理的问题，实质上是解放心的问题——通过从精神上消灭过去体验的烙印。未被理解体验的烙印使心变形，就好比一只受伤的肢臂。必须彻底消除这些局限性印记的影响，必须把精神从扭曲僵化中解放出来，它才有可能觉知真理，而不是拥抱积习所导致的幻相。

对真理的直觉及超越认识，简单自如。唯一的要求是卸去精神负担。虚妄体验所强加的扭曲，导致精神变形。因此不能直觉真理。真理对贪取的倾向机制，高深莫测地隐藏着。但真理根本不遥远，即便对无助地被二元环境体验所决定的意识。但在那里，精神的僵化阻挠了对真理的直觉。一旦摆脱印象积淀的影响，精神就成为超心，并揭开迄今被我心遮蔽的真理。

为了直觉真理，就必须把意识从顽固与抵触倾向中解放出来。直觉一直被埋在虚妄体验的零碎教学下面。教学来自外部施加，直觉则从内里降临。教学阻挠直觉。因此，必须用内在觉醒抵消外部冲击对心的教育。此时，也只有此时，具有超越认识的直觉，才能够真正地判断，而不会屈服于盲目印象之昏睡。

意识上印有苦乐、成败、善恶等一切二元对立，这些对立又引发喜恶反应等二元纠葛。意识容易接受印象，从而无法镇定自如地发挥作用。缺乏平衡，使它不能摆脱喜恶纠葛，自由前进；也就是不能快速适应对立交替。例如，它遇到快乐，便想起以往所体验或预测的苦乐，因而被分裂，不能充分认识当下喜悦的意义。

同样，遇到悲哀，它则想起以往所体验或预测的苦乐，从而被分裂，不能充分认识当下悲哀的意义。无法认识当下苦乐的真正意义，是因为它受过去同样未被认识的苦乐体验所左右。这造成持久的错觉，将意识

束缚于以往苦乐及类似对立的废墟。它应该做的，不是奴隶般地拖着过去不放，而是自由地面对并接受生活——摆脱执著、恐惧或希望。

如果意识能够随生活迅速移动，从过去的强大制约中解放自己，它就不会被牵连或分散；它就能整合地发挥作用，保持泰然自若。那时，它不仅能充分认识苦乐及人生其它对立面，还能通过对其真正价值的直觉认识，正视、吸收并超越之。超越认识是直觉自由的另一面。认识本质上是超越和无限的；而印象本质上是对奴役的永久邀请。

当一个人真正认识到苦乐等人生所有对立的真实意义时，这些对立面都以自身方式，确认“一切生命实际一体”之直觉感知，此乃超越一切二元的永恒无限事实。是受压制和欺骗的心，想象创造出多彩二元世界，然后抓着不放，给自身造成分别和受限意识的冲突不和。它在实际上无分别之处制造分别。虚妄想象的这种分裂作用，就好比根据自身爱好重组云中落日颜色，用各种各样的宫殿、森林、城堡、湖泊、山脉、河流充塞天空，想象中把这些五颜六色的模式投射到跟它们无关的虚空。

同理，受习性和印象所决定的意识，也寻求并创造一个强大的虚妄世界，纠缠于其间，并将一种注定会背叛自身的虚妄价值投射进去。它对实质上不可分割的实在加以划分。对实质上必然灭亡的形体执著不放。在实质上束缚人的行动和次要成就中荣耀自身。在一种空虚不实的背景上享乐受苦，完全剥夺了自己的真正快乐和认识。活在清醒认识理智中的唯一出路是，觉知我心的印象决定论，将它从这种损害性制约中解放。

不受限之超心的清醒与超越认识，揭开永恒无限神性之真理。该真理在无量喜悦、能力和认识中自给自足。此乃无法挑战的真理。直觉感知能够同时揭露由短暂形体组成的宇宙的虚无，又肯定永恒神性的不衰实在和无量意义。正因充沛漫溢，具足而自证神性的真理才无需补充。它同时既是存在，又是自身存在的理由。

普通人类意识的有限我或分别我，是一个主要由智力和情感组成的复杂结构。其印象或业相倾向以无数方式相互纠葛牵连。

无论是这些倾向本身，还是它们的自然和偶然组合，都不能带来对生命意义的永久认识。相反，无尽的印象纠缠掩盖着真理，使之晦涩难解，无法达到。在纠结处剪断乱线，等于全盘输掉。拉直乱作一团的印象线，不可能是一个机械的过程，也不可能靠粗率无爱的处理获得。拉直印象的过程，性质使然一定微妙而困难，需要明辨的智慧和无限的耐心，这只有大师才能做到。

对锁在每一类印象体验里的相对零碎意义，必须认真甄选；必须参考制约意识的其它体验类型，认真收集、联系和吸取；必须在印象乱线能够被拉直之前，对意义加以甄选与保留。但这远非简单容易之事。求道者自己往往无法做到。大师的工作常常是将它们的适当意义输入弟子的印象倾向，使他能够纠正并消除它们的限制作用。

消除印象的制约影响之过程，可用玩具橡皮球比喻加以说明。皮球里面没气就会缩小，球面布满皱褶。企图用外部压力或调整来消除这些皱褶，注定会失败。因为弄平一个，附近就会出现另一个。要么是弄平一个已有的皱纹，球面同一个部位或毗邻部位，则会出现若干个新皱纹。

只要是仅靠外部操纵，球面的皱褶就没有机会消失。通过外部操纵，无疑能够打乱并且根本改变现有的皱褶模式。但这种方法却不能彻底消除皱纹。同理，单纯靠外部或机械调整，也不能消除精神印象的限制性。

但如果，在上述比方中，给橡皮球充气，皱褶就会自动聚拢并消除。皮球充满气，就不会有皱褶扭曲球面。同理，如果给心注入生活的意义，

印象倾向之皱褶也会消灭和失效。心也会摆脱所有的扭曲，变得健全，不受局限。但只有在产生内在意义之后，印象的局限性才会失去效力。作为惯性机制（或对真理的无知抵制），它们的失效能释放意识的真正和自由作用。

用矛盾说法，在不受限意识的真理体验中，失去效力的不是印象或生命剧本，而是其限制性。消灭了这种限制性，印象才能够发挥真正职能——向摆脱局限的心或意识（心是意识载体）呈现其真正意义。因此从这个角度，印象被修正是为了实现，也就是向自由或被解放意识贡献自己的一份正面意义。意识被修正得极其彻底，以致看上去类似消灭，因为再调整确保印象不再以孤立或半机械方式运作——那定然会引向惯性或内在冲突、混乱或失调。把心或意识的智能从印象失调中解放出来，是释放自由意识之积极和谐的一个根本和必要条件。

生活永恒地把真正意义涂写在我心上面。但其草稿却不为与之纠缠的意识所领会，这归因于过去体验留下的业相或印象铭刻。这些铭刻造成先天惯性和抵制，使我心无法在当下自由明智地发挥作用。不可避免的结果是，它部分地错过永恒当下的真理启示的含义。因此，精神扭曲归因于惯性，惯性归因于精神扭曲，这种恶性循环了无止境。设想在上述皮球事例中，最明智的真理被写在球面。但只要皮球收缩成皱，就无人能读懂手稿的意思。倘若给皮球充满气，皱褶全部消失，平滑丰满表面的文稿也一目了然，谁都能读明白作者要表达的意思。同样道理，如果大师的恩典力量，给意识注入新的活力和对真理的接受力，那么生活在意识上写下的意义，也能被轻易无误地领会。

需要冲破的恶性循环是，受限自我的被扭曲的心，看不到生活的意义，因而也不能摆脱自身的畸变和抵制。求道者只有臣服于大师，让大师注入的意义照亮自己被扭曲的心，恶性循环才能打破。

在初级阶段，意义的注入也许表现为主动承担心的局限，正如给皮球打的气，在占领球内凸凹起伏，进入各种形状体积空处时，似乎也受到制约。但这只是一个暂时阶段。球充满气之后，终于带来上面所有皱褶的消失。这也是彻底消除皱褶的唯一途径。同理，大师也只能在过去

的体验所铭刻的线上，将生活的意义注入求道者的精神。他不得不利用求道者先前获得的业相或印象倾向来启示他。对神秘莫测地隐含于求道者禀性中的被误解体验，大师可以说是拿去它们的默哑，赋予它们声音，向他显明它们的意义。

在心被充分注入真理之后——也只有在那时，其全部畸变才会消失。那之后，由生活本身写下的清晰明白的生活自解，取代了不知所云的混乱变形铭文，呈现于摆脱了局限的心。大师不是从外面给弟子灌输某个异己的真理。而是通过注入能够愈合业相畸变的活力，来修复求道者的心，让他能够释解生活密码。

在完善或聚拢过程中，业相或印象倾向的变形轮廓完全消失，不再限制心的作用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记忆和经验教训的损失，亦非个体历史记录毁灭。由真理启发的心，想回忆过去，就能轻易做到，不仅能极生动清晰地回忆今生，还能回忆个体为达到无限永生而经由的一切无数前世。这种记忆清晰、明确、完整，包括无穷无尽事件的细节详情。

# 真正自由与创造

真正的灵性问题，是从印象倾向（业相）中解放心，又不完全毁坏心智。我心积累的印象倾向，极其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。可把印象比作一堆乱线，因使用不慎，形成无数复杂纠结和乱环。要把这一团糟的印象线，梳理成一条有用的线，无比困难。而大师通过洞见、慈爱与控制力所做的，正是这种极困难的工作。

将线剪成碎段或者烧成灰烬容易。大师用强大的恩典一击，行道者就有可能证悟真理。但他却不能回到世间，或者与之建立任何联系。这是玛居卜状态。与赛古鲁相比，玛居卜在神圣二元游戏中没有多大用处。他们融入真理，完全忘记世界的需要；对其中的事件没有反应。他们的意识从外界接收的偶尔印象，通过零散的表现和行为，自动消耗，因为他们丝毫不对此负责。

虽然玛居卜灵性上完美，但就在世间的行动而言，他就像一辆无人驾驶的马车。马匹代表从外界碰撞在心上的零散印象。它们自行解决，不受车夫控制或指挥。理由很简单，玛居卜没有智力化的我心。这种智力化的我心在受缚灵魂中起着马车夫的作用。融入真理之后，玛居卜再不会下降。也不愿承担宇宙心及其瑜伽瑜伽业相（神圣化的印象）。他跟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的实际联系。

通过玛居卜的身体来寻求表现的零星印象之马，既不受我心，也不受真理驾驭。印象是信爱者等，从外界的偶尔碰撞造成的。这些印象自动解决。印象之马无人驾驶地奔跑。不过，虽然这些玛居卜的外表行动零散并且依赖外部影响，却对行动的目标有着巨大的灵性利益。因为行动的背景是真理意识。在玛居卜那里，虽然真理意识沉浸于自身，不活

跃或无表现，它却是通过他所释放的一切行动的持续背景。这使得这些行动对接受者意义重大。后者根据自身的业相功德，获取巨大的灵性利益。行动的结果不是出于玛居卜的意愿。他没有意志。貌似其行为结果的东西，是接收者靠自身的业相行为和准备，通过玛居卜招致给自己的。

与玛居卜不同的是，至师把真理意识带回二元世界。这是通过尚未割断的联系来完成的。至师融入真理意识时，与所有的联系完全脱离。但下降到世间时，他却发现这种下降很容易，因为他在往目标上升期间，与世界的联系渠道保留的完好无损。在他的情况中，印象线没有烧掉或切断，可以说只是被拉直和神圣化了。用于这个拉直和解开的底基的保留，至师能够与世界建立重要、有益和解放的联系。

现已普遍与无限的至师之心，神圣地将其拉直的业相转化成瑜伽瑜伽业相，并且明辨地觉知到二元世界。至师不像无人驾驶的马车。在他那里，如在玛居卜那里，我心也彻底消失。但他的一切行动皆受真理意识的无限知识、能力和喜悦控制指挥。所以说至师在地球上的生活是对一切众生的祝福。在他那里，车夫即真理本身。

因为不受限的能力，至师常常能够承担他人的印象，通过把痛苦招致自身，替他人消解印象。好比铁路官员，可帮忙让乘客免费乘车。不过，乘客得到了好处，铁路官员却得为他偿付。所以，在上述情况中，虽然弟子可从解决或消耗印象中得到豁免，但大师必须通过自愿代人受苦，通过宇宙心的工作，为他们消除业相。

驱动至师之车的马匹，是瑜伽瑜伽业相或神圣化印象，这是他在降入二元世界时给予自己的。低级我心及其一切限定印象，对他已不存在；我心由更高级的宇宙心取代。宇宙心通过它主动承担的瑜伽瑜伽业相发挥作用，却不受它们束缚。瑜伽瑜伽业相可以说是被“拉直”和神圣化的从前印象“线”。由于错综复杂、各种各样纠结及扭曲惯性机制，印象对我心起着制约作用。但现在线已被“拉直”和“反绕”，只可作为工具，而本身不会缠绕。大师为了其宇宙工作，随意利用这个线团。这丝毫不会削减他的自由，不会干预他的真理意识或创造性。

这些被拉直或神圣化的新印象，可被用作大师之车的马匹。然而，

这些马匹本身既不驾驶车；也不像受限个体那样受我心（或者说有组织  
和束缚性的无知业相核心）驾驭。大师之车的马匹，由他的真理意识通  
过他的宇宙心驾驭。他不会陷入二元我心所特有的分别意识。在保持自  
由的同时，他的宇宙心仅仅把这些马匹用于神圣工作。工作本身的规划  
乃独立于这些业相的影响。换言之，瑜伽瑜伽业相或神圣化印象，为大  
师的活动提供了明确渠道之基础，但本身并不决定他的行动。它们本身  
是无生命或无能力的，对他不能有任何影响。它们仅仅根据大师完全自  
由地给自己布置的灵性工作的性质，被用作具体表现的驯服工具。

可把瑜伽瑜伽业相或神圣化印象，比作一条向愿行者敞开的道路。  
道路本身不能，也不会让谁利用它。却能帮助那些选择它的人。大师的  
瑜伽瑜伽业相类似于这条路。它们不能主动地释放活动。但如果大师在  
无拘无束的自由中，决定释放某个活动，它们则能促成之。

也是在这个方面，大师的瑜伽瑜伽业相完全不同于普通受限个体的  
束缚印象。在受限个体那里，我心的印象具有自身的指挥和牵引力，而  
不单单是精神能量流动的渠道。它们本身乃倾向。是受限我心上的活跃  
刻印。里面贮存着一定的精神能量单位，有着自身的驱动力。

这种贮存于印象里的驱动力，通常受到自我核心的控制，后者能在  
一定范围内阻止、释放或转化这些倾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心被比作驾驭  
印象倾向之马的车夫。不过，我心的驾驶既不可靠也不完美。不可靠，  
是因为马匹不总是服从指挥。印象之马倾向于按自己的习惯拉车，不顾  
我心的决定。不完美，是因为这些印象马匹的长期牵拉、驱动和遏制，  
使作为车夫的我心变得盲目、局限、漫无目的。

大师宇宙心的瑜伽瑜伽业相，不是有冻结着的能量的倾向。它们完  
全是无独立驱动力的明确渠道。印象马匹不能无人驾驶地奔跑，也不能  
对车夫推、拉或遏制。在大师那里车夫即真理，通过宇宙心来肯定自身。  
因此，大师对车辆的驾驭既可靠又完美。

大师宇宙心的神圣化印象，与其说像马匹，不如说更像汽车。汽车  
完全在司机的控制下。汽车的职能与马匹的截然不同。马匹有自身的倾向，  
对车夫施加一定程度的推、拉或遏制。汽车则没有这种干预倾向。它完

全服从司机的意志，不对后者的选择施加任何影响。它只是一个工具，不下令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。也没有自身的倾向。（这里假设的车是一辆完全正常，可在一切情况下顺利运行的汽车）。宇宙心，以及它给予自己的神圣化印象，好比一部从不失灵出故障的完美机器。这部机器虽然本身没有活动力，却能绝对有效和无限服从地，被用于无限真理意识的创造显现。

当我心选择屈从一个印象倾向而非另一个时，它感受并行使有限的和虚幻的自由。它似乎在选择中并通过选择享受自由。但这种自由只是表面的。不是自由的选择。事实是印象倾向为了表现或行动，利用了我心并获得它的强化认可。我心做选择，但并无真正的选择。它的选择是虚假的。

另一方面，当宇宙心选择激活或释放具体的神圣化印象时，它感受并行使不受限的自由。它有充分的选择自由。它可能会，也可能不会选择该具体行动，所以是真正地自由。我心选择；但是在无知和受限自由中选择。宇宙心也选择，却是在真理知识和无限自由中选择。受限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；只是一种自由幻觉。

成道者的无限自由是唯一真正而彻底的自由。只有在这样一个大师的能动自由中，作为真理的大我，才能通过宇宙心的神圣化印象显现自身。神圣化的印象无限地服从大我，因而无限地有效。它们释放不为零散目标所限制的神圣及创造行动。而我心的一般束缚印象，却无止境地侵犯大我。它们寻求自身的实现，让大我受制于无尽追求执著的暴虐。因此，束缚印象的有效性和创造性受到无限制约。

神圣化印记不是减损而是创造性的；不是限制而是扩展性的。因而完全不同于自我印记。神圣化印象本质上是宇宙心的补充资产。其功能不是削弱限制，而是补充增加。另一方面，我心的束缚印象则具有限制和减损性。我心的束缚性印象与宇宙心的神圣化印象之间，是性质的区别，不仅是程度的区别。同理，我心的自由与宇宙心的自由之间，也不是程度的而是性质的区别。

束缚性印象的效力无限地受限，因为它们虽然似乎在时间中产生巨

---

大效果，但整个结果也许毫无价值。它们的创造性无限地受限，因为不能产生新的东西。只能产生以前体验过的东西——虽然也许是在新的组合和背景中。它们的创造性局限于对实乃旧事物的再组合。不过，至师用于工作的神圣化印象，却具有无限的创造性，因为它们在二元世界所达成的一切，皆朝向对无限的真正实现，因此具有超出一切局限模式的真正与无限价值。

至师的神圣化印象具有无限的创造性。它们帮助自证的无限在时间中显现；这种化身不是一般时间过程的例行常规。至师的行动不单纯是重复的。不单单是对以前体验的再体验，不是尘世过去在一个新背景中的重复。而是做某个绝非二元体验结果的事情。至师的行动是一种全新的创造，是真理降入假相。因此其创造性无量无限。至师的拯救行为，是永恒在因果关系世界里的一闪。这即是通过至师神圣恩典降临之秘密。

## 印象的交换

业相或印象的交换在生活游戏中不断地进行。有相互关系之处，就有这种给取交换，但这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。同样的行为，根据激发行为的动机，可造成不同的印象。出于善意给人食品或衣物，立刻得到他的善印象。出于恶意诽谤或者偷窃别人，立刻获取他的恶印象。为娱乐或食品杀害动物，意味着获取动物的全部恶印象，因为动机自私。但若出于慈善动机，并在绝对必要时，杀害对人类有危险的毒蛇或病菌等，则不会获取这种恶印象。若非出于责任义务，这种杀害肯定会制造束缚性的印象。

交谈、电影、书籍、广播、会议、旅行、人群等等，是各类印象大范围给取的媒介。总之，印象的循环是没有尽头的，除非求道者在成道大师的指引和祝福下，缓慢而耐心地攀登灵性解放之道。

一切人心的印象——浊、精或心——大部分都类似。但印象的色彩则依人的灵性地位而异，各种各样。这些印象一直活跃，尽管在每日梦和睡中得到缓解。由于这些印象，意识投入这样或那样的幻相。肉体的浊意识融入精体的梦状态；梦状态又融入心体的睡眠状态。然而，这种日常的幻相融化只是暂时的。过一些时间，印象再度刺激并呼叫，“消耗我们！消耗我们！”潜意识又被拉入浊幻相。

倘若整个世界睡去，就意味着全世界大解体。所有的个体全部退入心体，融入彻底忘却一定的时间，直到在新的存在周期，再次进入三重世界全景。即使在这个按神意发生的普遍溶解期间，未成道个体的印象仍原封不动；并在新的周期，于先前离开之处开始。宇宙溶解不无目的。科学家提倡的一般进化理论，纯粹建立在理性数据之上。无法公平对待

神在这个游戏中的角色。

让世界及其现有观点、理论、信仰、理想、个体或集体生活模式，全部进入睡眠时，世界会更容易在下一个创世周期，改变其求索和实现方向。它虽然不得不在中断处开始，却能够从原先停下之处，重新确定方向。这意味着在新的存在周期，观点、理论、信仰、理想、个体或集体生活模式，开始完全沿着成道大师制定的新路线发展。旧的模式消失，让步于新的模式。大师们不仅为人类总体，还为将来的新圈子成员计划。在新圈子实际显现几百年之前，种子就已播下。

肉体只不过是印象的浊形式而已。印象首先在父亲心中采取精形式，接着在浊形式交配中释放。所释放的大量业相或印象到达母亲的心，肉体生命是从母亲的心开始的。等待用浊体出生的灵魂，只有在父母印象交换时，双方的心尽可能接近止息时，才会降临。肉身产生于众多印象的作用，并且是这些印象的体现。因此，它倾向于束缚栖居的灵魂，不足为奇。对肉身的爱不过是一种无知形式。猪猡爱垃圾，无知者爱身体。

从灵性的角度，没有什么比对肉体的欲求唯命是从更可怜。肉身不断地要求心的关注，常常成为真正生活的阻碍；好比是灵魂的牢笼。不过，靠结束肉身也得不到真正自由。必须明智地利用肉身，使之服务于灵性目的。拒绝听从心指挥的肉身，有何用处？迷恋于那个有朝一日不得不抛弃的肉身，毫无用处。肉身只是一个工具；要用它取得大量的工作。

印象具有感染性。很多灵修戒律禁止吃肉，是因为食肉者获取动物的印象，从而更易让自己受淫欲和嗔怒左右。有时候，仅仅与另一个人的身体接触，就会传递无数的强烈印象。浊身体，甚至死尸，会把无数印象快速传给触摸它的人。

婚外性接触是暴露给沉重和束缚淫欲业相的最严重形式。在婚姻中所交流的印象要轻得多，也较少束缚。然而，就像从别人那里可获得坏的和束缚的印象，也可获得好的和解放的印象。由别人准备或给予的食物，也带有他们的业相。圣人和大师施与的恩典礼物——帕萨德，也将灵性和解放印象给予接受者。用头顶礼大师之足的风俗所依据的事实是，大师的灵性和解放印象由此在一瞬间到达接受者的心。

成道大师通过适当的灵性体验，传递对神信爱的能动印象。任何类型的信心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终极皆建立在智力之上。离开某种形式的理性确信，就不会有信心——这也是基于体验。很多人口称信神，虽出于对神的恐惧习惯而这么说，但所言远非事实。倘若他们真的信神，行动就会不同。他们是把神当作某个未知事物，传统和神话教他们尊敬服从的一种力量，害怕他。把神当作奖善惩恶者，害怕他。但这种恐惧和信心既不深刻也不真诚。

倘若他们对神的信仰真诚，就会立刻开始认真探索神是什么。就会想要并且证悟神；行动就会完全不同。倘若他们认真对待神，想知道神是什么，那么对神性的最初一瞥就会卸掉其一切无根据的恐惧。这会向他们揭示神即爱。神对包括他们在内的一切万物的计划，是把他们提升到完美和极乐顶峰。相比之下，尘世的快乐，甚至精和心界的幸福喜悦，皆是微弱贫乏的影子。

神性在心中的首次降临，唤醒对神的爱。对神的爱到来时，对神的恐惧消失。对神的爱排除一切恐惧，让求道者准备好消失在神里。爱的强烈让求道者与神合一。最终获得“我是神”之至高状态。到达此处者是坚持到底者。不过，真正到达那里的人极少，尽管有很多未到那里者，受诱惑宣称自己是神。做一个诚实的无神论者，不是欺骗。但在同神真正结合之前，宣称自己是神，则绝对是欺骗。

有两种人不需要宗教：唯物主义者和证悟大我者。有两种人不关心金钱：野蛮人和证悟大我者。有两种人没有淫欲：儿童和实现真理者。证悟真理者虽在上述方面似乎类似于唯物主义者、野蛮人和儿童，但却完全摆脱了这一切。他已经同神的无限存在合一，其他人则没有。

大师任意享受摩多巴瓦（Madhur Bhava）——爱的愉快情绪，这里对多中大一的证悟将二元照亮；他或者享受摩诃巴瓦（Maha Bhava）——广大的无限一体意识，这不给多元认识留下任何空间。摩诃巴瓦或广大无限一体意识，要比摩多巴瓦远为罕见。但大师却能随意享受，即使在吃饭谈话等活动中。可通过把适当灵性印象授予弟子来传递摩多巴瓦。但本质超越一切印象的摩诃巴瓦却无法传递；它在时机成

---

熟时从内里降临。

瑜伽士使用的能力，基于一种类似电力的能量，但它不同于科学家控制的电力，并且强大得多。不过，为便于理性解释，可把该能量看作一种‘电力’，它位于世界的第三层且用之不竭。瑜伽士借助于呼吸控制或其它修习，把这种无穷的宇宙能量源或‘电力’，同他们身体第三层的能量或‘电力’相结合。这种结合使他们能够施展很多奇迹。

瑜伽士将这两种能量或电力储备结合之后，只要想一下，欲望就能立刻实现。可以说是心想事成。他们能知晓过去和将来。读懂他人的心。也能看见或听见任何距离之外发生的事情，比如身在美国，就能看见在印度的人在做什么。他们也能让石头成碎片。甚至起死回生。与常人的有限能力相比，这些能力的确强大。但它们与真理或真正灵性毫不相干。真理远远超出对这种能力的行使。

瑜伽士能够让事物显得与实际完全不同。就像你戴上有色眼镜，实际上白色的东西，向你呈现所戴眼镜的颜色。让你把白色看成其它颜色，这不会有特别的灵性利益。有色物和原色物皆虚假。皆属于醒梦。至师从不会拿一个幻相换取另一个。他反而会揭示整个世界的虚幻性质，展现绝对简单的纯然真理。

同理，杂耍者或魔术师也可能在你面前把纸板变成瓶子。既然瓶子和纸板皆虚幻，看到这种转变对你又有何用？它可以任何方式，向你显现成任何东西；但它依然是假的。不能向你揭示不变的真理。这种奇迹也许能吸引群众，赢得世人赞叹；但至师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。他关心的是让你证悟，除了神之外一切皆是幻相；这种知识是瑜伽能力无法给予的。

假设有人想知道远方城市在发生什么。他就得亲自去那里了解，必要的话甚至步行。瑜伽士能够用高级身体立刻到达，获悉那里发生的事情。但他不得不去那里。就好比到那里乘汽车要比步行快得多。乘车者与步行者的差别只是程度的差别。二者都得去，都把所见当真。但他们并未发现真理。只是把醒梦看成实相。他们到了远方城市之后，所‘发现’的只是大幻的一部分。至师只关心从人心中把大幻赶走，因为它使这个世界的形形色色事物似乎存在，尽管真实存在的唯有看不见的实在、大我或上帝。

瑜伽士的能力虽然巨大，但比起与神合一者的无限能力，却不足挂齿。可把上帝比作太阳。瑜伽士比一般人离这个太阳更近，因此能把太阳的一些光线吸引到自己身上。这些光线成为他们的各种神秘能力。而要使用这些能力，瑜伽士不得不操纵这些光线，付出努力；瑜伽士的奇迹乃辛苦得来。至师的奇迹则无须这种努力——至师与太阳本身一体，他的所有奇迹都毫不费力。与神合一的至师，还有权使用神的无限大能。但他很少使用自己的能力。即便使用，也完全是为了灵性目的——将受缚的灵魂引向真理。

至师不仅能向你显示神是什么，还能把你引向与神结合的目标。但这不是说，求道者应该纠缠大师，不时地要求，“向我示现神。”渴望见神和证神可以。但若把神想象成电影里的事物那样，可以显示或看见，乃是篡改真正的寻求。不升到必要的心层面，你就见不了神。必须彻底证悟浊界的虚无，才能瞥见神的性质。本末倒置毫无用处。求道者的当务之急，是挣脱将他束缚于幻相的精神局限。人把系缚在自心上的眼罩摘掉，神就会自动出场。

事实上，神离求道者并不很远。要见他也不真的很难。他好比太阳，一直当空照耀。但你却在头上举着印象之伞，将他挡在你的视线之外。你只需拿掉伞，太阳就在那里。不必从别处将它请来。然而，像伞这么微不足道的物件，却能剥夺去你对太阳那样惊人现实的视线。印象就好比这把伞。虽然本身也许无足轻重，却在你和神之间制造屏障。至师帮你消除这些印象；屏障被拿掉时，你面对面看见真理之神。

对神的存在，永远不可能给予纯粹的理性证明。任何纯粹吸引智力的辩论，都有一种引诱人信神的倾向。但从不会绝对令人信服。怎能把超出智力的东西，纳入智力领域之内？对神的存在要求纯粹理性的证明，就像要求能用耳看的特权。耳只能听。不能看。你要看就得用眼睛。倘若你紧闭双目，呼吁将视力赋予你的耳朵，谁能帮你满足这种荒唐要求？然而，所谓的“知识分子”所陷入的正是这种陷阱。他们想要对神的理性证明，仿佛仅仅运用智力就能知道神似的。

事实是这些知识分子对神根本不感兴趣。只是热衷于争辩和自身虚荣。倘若真想知道神，他们就会为该知识付出代价。就会立刻放弃阻止他们见神的东西。就会开始实践谦卑、无私和友爱。就会开始彻底净化心灵。这将比任何的无用辩论，更可靠地把他们带向神。

人们不愿割舍世俗执著，哪怕是为了见神。他们为得到渴求对象，会冒生命危险，不惜勇敢牺牲。但为了灵性进步，就连禁食两天都很难做到。这表明无知对他们的牢固掌控。神定然会向那些欣然为神接受痛苦者显现自身。他们必须意志坚定。神定然会光临那些有勇气烧毁全部欲望者。世俗执著和纠葛永无止息，可能毫无结果。因此，超脱世间诱惑为求道者义不容辞。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时代的大师，都像耶稣基督那样教导，“撇下一切，来跟从我。”

当有人要求对神的理性证明时，有时候他是要求施展某种奇迹，对沉浸世间并把它当作不争现实的常人的自满，予以猛烈的震惊。但不能将神与超自然界或其中事件混为一谈。奇迹能够证明的是，在世俗者完全沉迷其中的东西之外，还存在着某些东西。但奇迹不能让他见神。只能让他从一个不实走向另一个，结果只能一次次陷入新的幻相。离真理没有丝毫的接近。对于人们对奇迹的要求，至师们总是不屑一顾。他们知道生活的真正目标；一心只想把世人带向那个目标，而不去迎合世俗者的无聊好奇。他们希望启悟、而非惊骇或麻痹人类。即便施展奇迹，他们也总是为了把人领向灵性道路。从不为自我炫耀。对于他们，唯一值得做的奇迹，是让人证悟自己实乃真理之奇迹。

## 美赫巴巴箴言

你自己的宗教，若付诸实践，足以给你带来救赎。为别人的宗教而改变自己的，是个错误。你身处其中的境况，最适于解决你的命运或耗竭你以往的业相。

不同宗教好比专利药品。要尽快根除疾病，则需找专家治疗；同理，要达到灵性完美，也必须去找灵性大师。

比方说，神处于圆的中心，圆周即宇宙。从圆周到圆心的各条半径是各个宗教。圆周近处各条半径上的点截然不同，但接近中心时，却相互越来越靠近。同理，一个人越重灵性，或者说越接近神，就会越发宽容，越少看见分别。

只有经历束缚之后，才能体验真正和原始的自由。

不知不幸，焉知幸福？

喜悦程度与之前的痛苦程度成正比。

人性有两面——一面属天使，一面属动物；前者依赖灵魂，后者依赖肉欲。

爱是神；淫是魔。

在这个宇宙的生成中，我们的地球离灵性领域要近得多，因而具有特殊意义。有的世界中智力相当发达；但灵性进步乃是在这个地球上真正开始。

不提问，不能学。别让虚假礼貌或渎神恐惧阻止你询问自己为何而来。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把你引向完美。

不要指望活着的圣人替你回答这些问题。他们即便回答，对你也没用。答案必须来自你内里。

除了真理，真理还能产生什么？要明白，你是那。

通过音乐或毒品之类的外部影响所引发的狂喜状态，并非灵性。那是一种头脑冲昏状态，是个弱点，要警惕。心应镇定自若，而非放纵不羁；这能通过自控达到。

善言好。善思更好。善活最好。

不烦一物者是善人，不被一物烦者是神人。

越做学生，越有机会做教师。

无知进步常常导致坠落。

自谅者自欺。

贪婪导致战争；知足带来和平。

伟大在于不忽略微小。

真正快乐者是始终满足于命运者。

真正的不可接触者，是那些无法进入心灵圣殿并在里面看见上主者。

罪是弱，德是强。被视作罪的，结果也许是德，反之亦然。

善恶标准由具体时期的情况所决定。

一个无所顾忌的快乐汉，也许比一个枯燥无趣的苦行者心肠更好。

压抑情感导致身心憔悴。

躲避或掩饰自我知识是不明智的。

真正认识意味着看穿幻相。

要像圣人般理智，像孩子般天真。

在物质事务处轻视生活，在灵性发展处重视生活。

即使在困苦时期也要努力快乐。

真理之道非玫瑰花床。

你不必放弃自己的宗教，但要放弃对纯粹仪式教规外壳的执著。

我能让人成为他靠自己所无法达到的。你需要我。

多少智力都不能测量我。多少苦行都不能认识我。

真理不为头脑所及。仅靠理解不会将神带近你。

提问容易。但要领悟我所解释的，则需要以往的准备。

穆斯林、印度教徒、琐罗亚斯德教徒或基督徒所证悟的真理，没有

---

区别。区别只是词汇和术语。真理不为某一个种族或宗教所垄断。

神人服务万物，服务他即服务宇宙。

忠实地爱神人，即真正地敬神。

是爱而非疑问，将把神带给你。